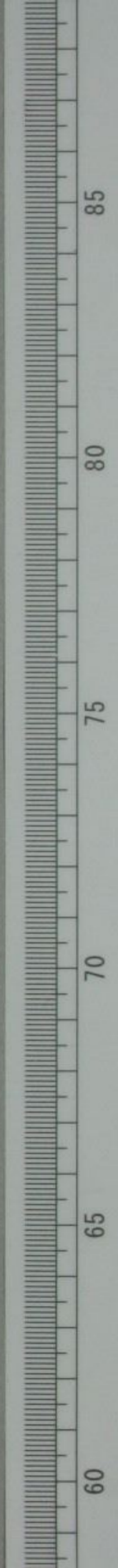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八冊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8



文庫 11
D 82
18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坵

蔡濟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日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曹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據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衰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010190555190

48-11793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既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

其處者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劉氏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

蛇白帝子殺者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

祚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然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

周公曰道洽政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

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傳曰王者往也天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

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

錄次相代堯蒼曰崛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特起也崛與崛同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時人復知漢乎太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

善曰墨子曰貧也字林曰龍衣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檐與一斛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獲伏鑽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么麼不

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羽不死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

善曰鸛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

秋曰所為貴驥者善曰史記為其一日千里也善曰史記鷲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

崔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賈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案椀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椀謂之案椀朱儒柱善曰說文曰椀椀上標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案

音節椀之劣切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管也受

何足筭也也說文曰鬻鬻鼎寶也鬻鬻與鍊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晏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

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

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

善曰

善曰

徵應謂下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善曰論語子曰 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

漢王輟食吐哺曰 善曰漢書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 善曰漢書曰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 善曰漢書曰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 高祖

公襲陳留 善曰漢書曰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 善曰漢書曰 高四皓之名割肌

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善曰漢書曰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 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

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

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 善曰漢書曰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

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塲拜信為大將軍又 善曰漢書曰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

曰我為汝言其大 善曰略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善曰略

略廣雅曰略法也 善曰略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

漢書曰高祖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

文曰妊孕 善曰略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也如蔭切 善曰略 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 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善曰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善曰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善曰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韋昭曰厭合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窮天祿未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久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也少子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怨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恨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答頌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同異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踈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寢以陵遲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

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被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被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

德若彼用力如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所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

其將士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

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誦帝患周之敗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士骨肉本根之輔外士尺土仁心

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曾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

法言曰灑灑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

文權謂

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是時溷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甲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紉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二

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

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

史記曰趙

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無大小輒決

於高倉頡篇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史記曰二

日委任之也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
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離
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之於後
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
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旆劉
項隨而
向使始皇納瀆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曾子
曰烏
合之眾初雖相
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漢書曰高祖五年
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汜
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班固漢書贊曰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
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

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

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

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

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曹七國之難抑損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

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除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

用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

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卿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龍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

日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朝無死難之臣

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云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立之敗女媷凶並爭張超賤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藁

藪杜預左氏傳注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取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魏志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日諺曰前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法貞曰徙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

覆後車戒也

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班固漢書法貞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

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員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

安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壁豆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

方言曰圍棊自闕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令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年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
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
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
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
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
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埤蒼賭賭也賭丁古切賭記被切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古買之閒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

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

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罽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

中死棊皆生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賦曰階因也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

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孝經鉤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

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之嘉會也

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廣雅曰惜愛也

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

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

枚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蕪棊局而買博奕矣

邯鄲涪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三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

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

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學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

也鄭玄禮記注曰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致之猶言至也

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

者皆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但天耳

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

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

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江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

裂皆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

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而肆之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恣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老子曰我獨泊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為夫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

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且令人重榆令人瞑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大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淡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

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損人

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脉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蟲山乙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

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

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

覆之皆有常處人頸處險而癭於齒居晉而黃日險阻

有過得乃勝殺取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应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

耽目惑玄黃旨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

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鬻監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鬻監謂練化之鬻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

以葷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葷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歧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閑雖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年也道天者是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智之盛其不善養生而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之紀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燠盡故名沃燠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

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

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

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

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

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

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

曰虛其心則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

純白獨著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又守之以一養

神不虧矣故曰聖人思慮不預謀也

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

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

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然後蒸以

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靈芝潤以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

絃曰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

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忘歡而後樂足遺

生而後身存

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子曰蕪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聲類曰怒人心度物也

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類與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

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

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

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將隆必生

聖明之君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

聖明之君必有忠

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

文五十三

七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介介紹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

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互

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乾

變赤亦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

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

則天辟士矣湯起放桀時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

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苑說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

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

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百里奚在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

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

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

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以

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文五十三

為宅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

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

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

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

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

陵春秋命歷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

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興春秋感精記

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

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

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

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

將降時雨山川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為之出雲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

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

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

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

春秋曰世有幽王之惑

褒女也祆始於夏庭史記曰昔

與主之士也

夏后氏之

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卜請其祭而藏之乃

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士而

祭於夏氏乃積而去之

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

祭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遭之既笄而孕無夫

而生一女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厭弧箕服

寔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

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

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

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

褒姒幽王發申后立褒姒為后

后后父申侯曹伯陽之獲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

文五十三

九

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之婦人獻以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使
雉問其姓對余于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使
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歷
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歷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
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武
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
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邾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
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
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惻誠也
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
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
既成故
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既成故
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既成故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子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孔子者大聖

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

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

與上大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孔子朝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左曰洙孟軻孫

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孟軻孫

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

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於幾故

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

曰睠驥之馬亦驥之乘睠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睠

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天下卒至于

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

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

項之或譖孔子於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無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宰

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魁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桓

天生德於子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楚昭王

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平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謀

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蔡

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毀於叔孫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於天地
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
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
於陽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後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
主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論語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小子夏孔子卒
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
得有非間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

之發憤不亦過乎

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

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壘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

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

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地

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洗物不

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溼也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

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其濁無不棄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濁以清好灑

人之惡仁也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

宋式甚切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

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迹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

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

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前有高人

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

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

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

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

彼所以處之蓋有

筭矣

蒼頡篇曰筭計也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子夏曰商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

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

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

蔭戚施之人

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透迤勢

利之間

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蓬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

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委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

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志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

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

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杜預左氏傳曰冒貪也脉脉然

自以為得矣

爾雅曰脉脉謂相視貌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臯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鏹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鏹

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薨不食道病死

之跋

蒲躓利竹

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漢書曰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薨不食道病死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

尼之為陪臣也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闡其門

也

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

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

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

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與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

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

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

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

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

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杜莊公為五均司市師也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推直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也漢書曰尉佗雖結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鬢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

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

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

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立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擯廣雅曰

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

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

卒陽虎將以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也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六疾待

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利害生其左攻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天地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

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曰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眾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

其所積其福無不及眾邪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

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

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

利後義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

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

北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

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

致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大雅詩

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荅賓戲曰

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於是羣

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獻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

曰雷動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

則夷羿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遂掃清宗

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禘補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禘毛萇傳曰禘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

曰情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闕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

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虒虎尚書武王曰雖兵以義合

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勦力并力也然皆苞藏

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

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桓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眾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

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交御豪俊而周瑜

為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南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北

伐諸華誅丑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曹裔也今而始大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戎車既次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郵

蕃上疏曰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用集我大皇帝

吳志曰權

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憲稽乎遺風

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

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旅於丘

曰鄧道不應故蒙彥尋聲而響

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

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

於是張昭為師傅吳志曰權

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

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

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服肱心膂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

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曰程普字德謀右比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蓋寇將軍

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蕪春太守又曰朱桓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

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

以為嗣為左大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司馬右軍帥

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

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

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

步騭以名聲光國

昭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

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

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

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

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

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

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淮南子注曰幹彊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北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

辟為奏曲祿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徒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

量淵懿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

奉使則趙咨

沈珩以敏達延譽

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

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

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也曰何以知曰信侍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

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

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

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

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

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

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

比也晉灼曰機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吳志曰董襲字

元世會稽人也

音珠璣之璣

為偏將軍曹公出濡湏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
濡湏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
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
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
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
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
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謀無遺諍舉不
失策廣雅曰諍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
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漢書晁錯曰戰勝
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眾孔安國
尚書傳

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
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
羽檄萬計龍躍順流羽檄言疾也羽獵曰仗
過漢陰
易曰見龍在淵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
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輓也戎車
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
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
水涯曰滸
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
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
輟亂望其旗靡鄭玄禮
記注曰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遁逃也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
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
奔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續以濡湏之寇臨川
摧銳吳歷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計陳蘭別遣臧霸至皖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墮芳王逸曰蓬籠山名由是二邦
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六奴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
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方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浹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告類上
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于群后典引曰欽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
若上下恭揖群后果致果為毅漢長棘勁鍛望颺而奮爾雅曰
曰殺敵為果彊弩臨江而守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說文曰鍛鍛有鐔也亦曰庶尹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業以工商各守其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
圻方千里圻界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
也言風教及遠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

府掌王之珍玩
府掌王之珍玩

而狎輶軒騁於南荒衝輶息於朝野

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輶閑閑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附夷狄如涪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

歿幼主莅朝

虐景皇聿興

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

之良主也

初晉賜號歸命侯

召彼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謬盡

規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

聞周舍之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丁奉離斐以武毅稱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

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

與離音相近是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初晉賜號歸命侯

召彼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謬盡

規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

聞周舍之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樓玄

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

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元首雖病股肱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

也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

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浹祖牒切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

記曰張梯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梯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靚退走使過迎梯梯不肯去靚自牽之梯垂泣曰今日

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夫曹劉之

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

日之曹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愧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

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

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

許由曰齧齒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

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

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荆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皆荆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

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哭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論

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奩入質

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感陸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

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屏氣跼躄局躄脊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

謂天蓋高不敢不竭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

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頰左右言笑不然則

咄喏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受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安不負子瑜也

國尚書傳曰謨謀洪規遠略固不猷夫區區者也言其

也又曰肆陳也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猷安也

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合矣少有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曰苟完矣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

達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爰及中葉天人之分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雖釀化懿綱

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

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帶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

亦不入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於室也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

不永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詩曰元戎十千船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

乘以先啓行船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

千里李斐曰船船後持掩處也艦船前頭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從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敵之人隘而不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

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秦持千金之幣厚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

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

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懸旌江介築

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

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深溝高壘案甲

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養威反虜跪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

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

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

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

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讖杜預曰獻楚

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哉我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

謀兆矣覺深而六師駭駭蒼頡篇曰

夫太康之役眾未盛

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

年郭馬反攻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

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

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

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

也周易坎卦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

吳之興也

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

地有其財人有其治

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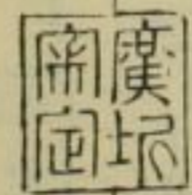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頤
昞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
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
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
大傳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以治天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

此乃作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論語曰順命以創制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芊尹無字

基也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劃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

訓誥曰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凡耕之法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為人不

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愛而後

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是以

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

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社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四體辭難而心旒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旒亦喻王室也論語大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涼明道有時而闇

言法不可常願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

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疆

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

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疊遘自三季

言諸侯乘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疊遘自三季

言諸侯乘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陵夷之

亡且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曰七雄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春秋元命苞曰王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

呂氏春秋曰所以一之也小雅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毛詩曰經始靈臺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

文五十四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莒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

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顛沛

之豐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

懲戒亡秦孤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

我大德思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魯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楊雄連

爾雅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令善也侯曰求諸侯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之之會齊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

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境土踰溢不遵

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

民之力

阻恃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衢

其漏網

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南陰王楚最彊則先反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士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

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

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

僑枉過其正已見上文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

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僅及數世茲軌充斥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疆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

疆臣謂梁與之屬也楚辭曰世一夫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

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晚及

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頽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

商天邑征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輦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正都賦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頽鄭伯見虢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

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弟也豈若二漢階闢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闢暫擾謂王莽也孽臣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

少帝為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

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大夫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

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博書曰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翟義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後漢

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日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或以諸侯世位

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呂暴主間君不可生殺范曄

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

書曰三載考績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

三考黜陟幽明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并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

貞惟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

圖之故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

云為利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修已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

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疾也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以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入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論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滎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

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莫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

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

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

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饔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

謂之饔餐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紛綸莫知其辯家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而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折也關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

稊鄭玄儀禮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
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著頌篇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天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
至於鷓冠甕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鷓為冠故曰鷓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謙
驕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謙
謹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
子玄作致命由已論言亂在天故口論其本郭
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左氏傳曰嘗試之也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
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鼓動陶鑄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
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
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墜
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

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

正不過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

壽命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

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舉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文曰短則不可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

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

之必死賢聖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

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

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踰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

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芣苢雖臭

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 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

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

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

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公曰

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聖賢且猶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慄

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真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甲屈

原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壘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

壘原赴湘

死故曰壘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

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

何自

君山鴻漸鍛 殺

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倣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埒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 桓弟瓛津 **並一時之秀士也** 蕭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瓛字子敬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瓛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率官山秀士從之瓛君影切

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瓛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岌岌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饗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司馬彪莊子注論語注曰 **徽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 楚辭曰願徽韞藏也

宿莽與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 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檉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日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之與殤子尚書曰豕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善補道守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饑

糜推頰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臯長肘而盤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

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交錯糾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此叟頗識其

倚伏抱朴子曰駑鈍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

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

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壯管子曰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言如天王冕旒而執

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

道

雖

之所以御 萬物也 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

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漬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

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為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 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鷲為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鷲為蟲猛獸也孟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

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

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論語子曰由汝聞六

不知 出此蔽 請陳其梗槩 東京賦其梗槩如此 夫靡顏膩理哆囁

子頰割形之異也 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

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囁口不

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雅頰感朝

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 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 史記曰高子見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

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見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聞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建

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建

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

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而隆頷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

適周見其長弘其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隆頷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

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

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入再拜皆壓紐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少女節夢意

王之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

含神務曰大雷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皆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若謂驅貔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

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空桑之里變成洪

王命論曰神明之祥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

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頷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間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

羽晨擊手漢大戰彭城靈辟東水大破漢軍多殺士

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

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

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

故相積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於長平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

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類取

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

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

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

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免家居茂陵而死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謂秦王曰梁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

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

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將榮悴有定甫蒿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

夫虎嘯風馳龍興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

八人蒼舒噴鼓擣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鴉同棲夫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賦是使渾敦徒檣桃杌踵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
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而耕於
巖石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彼我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狄
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
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

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猥

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而下殺竄竄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
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
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

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程猗說石圖曰金

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
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

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
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傾五都東京賦曰汭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居先王之

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
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章昭漢書注曰萌

傳曰黎衆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
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鳴呼福
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

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也亂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愚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

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

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

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為賢士王隱晉書楚穆

曰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分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服眩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服眩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

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

雞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此君子所

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

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

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

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毛萇詩傳曰蟋蟀渠

畧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璧斯馨

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毛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

叔齊死各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毛詩曰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

改其節度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

之難也焉

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竒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論語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

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欄弔曰夫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逝而不召來

之玉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

非弱喪而不或邪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

知歸者邪而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天下者瑶臺九累

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土室編蓬未足憂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其慮

土室編蓬已見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

孔子曰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謚高

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

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